

人民战争中的妇女:过去、现在和未来

红色文献翻译



为响应阿努拉达·甘地运动，支持无产阶级女权主义的号召，我们将发表一篇由一名 **RAH** 的支持者撰写并在 2018 年由石墙激进阵线 (*Stonewall Militant Front*) 在奥斯汀举办的国际劳动妇女节活动上发表的简短演讲。无产阶级女权主义诞生于阶级斗争和人民战争中，在我们当代的运动中，我们必须向我们的烈士和理论家致敬，如阿努拉达·甘地 (*Anuradha Ghandy*) 同志，并继续进行奋斗。在阿努拉达·甘地同志牺牲后的十年后，她的印记与精神依然存在于印度人民战争与国际共产主义者的斗争中。现在，正是这种精神推动我们前进去开展一种能够在帝国主义野兽的腹部粉碎阶级敌人的战斗的妇女运动。

无产阶级妇女争取解放的斗争万岁！

向阿努拉达·甘地同志致敬！

在世界无产阶级女权运动的发展中前进！

在世界上，对女性的压迫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在我们的社会中，它是如此的普遍与全面，以至于它看似几乎成为自然而然的、无法战胜的，只能改进或管理但是永远不能被废除的东西。那些承认对女性的压迫是存在的资本家们要么告诉我们这种压迫是天然的，要么告诉我们仅仅应增加在统治阶级及其国内走狗中的妇女代表。这两者的目的都是一样的：维持对妇女的压迫，继续镇压和奴化妇女，消灭革命。资本家不能停止对

妇女的压迫，他们也不寻求停止压迫，因为他们是唯一从中受益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能被完全废除。在阶级社会的开端，即当第一个统治阶级出现时对妇女的压迫就产生了。在形成私有财产的过程中，妇女成为臣民，成为家庭的奴隶，被束缚在家庭和生育中，被束缚在最卑贱的苦工中，因为男性控制了生产和财产。从这个世界上诞生压迫的那一刻起，妇女就一直受到压迫，直到私有财产和阶级社会被摧毁和消灭，直到全人类最终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获得尊严和自由，妇女才能真正获得自由。

虽然这看来似乎是遥不可及的，但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做到，因为这是阶级斗争的必然进程。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必须进行革命，必须认识到革命是阶级之间的暴力斗争，决不能屈服于任何一种和平改良的幻想。在革命的过程中，必须从战略层面而不是战术层面来看待妇女的作用，并把它当作革命成功的关键。正如列宁同志所说：“一切解放运动的经验表明，革命的成功取决于妇女的参与程度。”马列毛主义综合一个世纪的阶级斗争的教训，告诉我们，持久人民战争是夺取国家政权的普遍战略。为了更好地解释妇女在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中的作用，我将简要介绍这些概念。

人民军队是一种新型的军队。它完全不同于我们所说的资产阶级军队。简而言之，这是一支具有军事面貌的政治军队，始终由党及其指导思想领导，决不让枪左右党的决策。虽然有官兵，但他们的关系和资产阶级军队中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士兵可以批评他们的军官，而军官没有奖章，也没有特权。它对付敌人的方式也完全不同：它的行动是以军事形式进行的政治攻击。它把敌人作为军需官，从敌人那里夺取武器弹药，俘虏会受到公平的对待，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成功地把他们争取到革命中来。人民战争也是游击战争，而不是常规战争。而人民军队和资产阶级军队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同人民的关系。人民军队不是剥削人民的军队，不是寄生于人民生活的军队。人民军队好比是人民群众的海洋中的鱼，充分地团结人民群众，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自给自足，为自己从人民那里获得所需而公平地付出。人民战士是人民的真正公仆。明确地说，人民战争期间的群众工作，大部分是人民军队和人民军队内部的战士进行的。他们为根

据地的人民建设基础设施和农业，保护他们不受（资产阶级）国家力量的侵犯。

妇女在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中的作用具有战略意义。人民战争改变了妇女，妇女也改变了人民军队。她们不仅使潜在的战士数量翻了一番，而且提高了人民军队的工作质量，并且她们往往能证明自己比男性战士更优秀。事实上，从巴黎公社的第一次尝试到十月革命的胜利，从中国长期的革命战争到此后的每一次人民战争，妇女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积极参与者。在任何一部分群众中，妇女都是受压迫最严重的，而这种压迫在人民战争中变成了愤怒，把愤怒发泄在资产阶级和他们的走狗身上。在秘鲁，秘鲁共产党特别注意妇女的状况，妇女几乎占人民军队的一半，甚至占中央委员会的60%，是所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妇女人数最多的。她们成为了士兵，甚至是指挥员和军官，这吓坏了资产阶级的军队，因为资产阶级的军队观察到，她们比她们的男性对手更富有战斗性。这些妇女在军队和党内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因为妇女充分认识到，反动势力只会使她们回到被压迫的境地，她们的自由只存在于从社会主义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尽头，她们为社会主义革命和保卫革命成果，为反对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而进行了更加激烈的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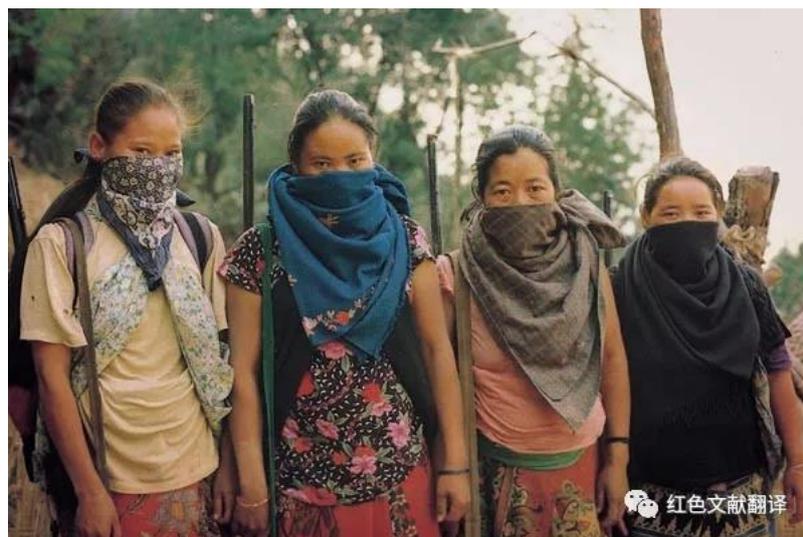
在尼泊尔，大量妇女加入了人民军队，她们既成为了人民军队的一项优势，也在为使军队性质转变成真正的人民军队这一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在他们的文件中指出，妇女在赋予军队群众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确保军队不仅能积极参加战斗，而且能积极组织群众和从事生产劳动。妇女能够更容易地接近群众，更好地融入人民军队所在地区或迁入地区的家庭。她们从军队中摘去了男性化的形象，向人们展示了这是一支真正的平等主义的力量，让军队变得更加平易近人。在战争本身的战场上，妇女也毫不逊色。她们被认为是更顽强的战士，更渴望进攻，更能抵抗酷刑。人们发现，在男性放下武器投降的时候，妇女还会继续战斗。她们在胜利后不太容易骄傲自大，在失败后也不容易逃避，她们更有耐心，保持冷静。尽管在党内和军队中面临着一些男性的保守思想，但她们证明了，她们的身体能力并不比她们的男性同志差，正如在秘鲁一样，她们是人民战争胜利的决定性力量。

妇女不仅有益于人民军队，而且大量地被吸收进其他组织。在尼泊尔，一项针对妇女运动的内部调查发现，在军队、政党和统一战线之间，妇女最希望进入军队(约40%的人认为这是她们最喜欢的领域)。在秘鲁，我们也可以看到大量妇女通过人民妇女运动加入了人民军队，现在菲律宾的新人民军中也有大量妇女。为什么妇女对人民战争，对人民军队如此着迷?人民战争的许多方面都吸引着妇女。对人民来说，这是富有生产力和同情心的天性，这是平等主义的本质，这让妇女有机会进步，有机会把她们正义的愤怒发泄到阶级敌人身上，这些都是例子。在根据地，能够开始孕育革命的果实，能够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和自由的世界。在那里，她们自己能够尝到解放的开端，这对争取革命的妇女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不过，还是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对在其内部和外部的妇女具有更大影响和吸引力。

从物理到社会的一切都可以说明，暴力和斗争是使这个世界发生变化的唯一途径。战争对参加战争的人有直接的影响，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的性质使这种影响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人民战争从表面上和本质上改变了妇女。她现在在她缺乏自信的地方，在她变得温驯的地方，在她被告知要把注意力集中在她的外表而不是她的身体和思想发展的地方被赋予了领导

地位，经过训练，她成为了一个正直和武装的战士，能够持久作战或在短时间内连续作战。她接受了政治教育，在阶级斗争和性别问题上，她有平等的权利与周围的男性争论。从前她的灵魂被压制，她被塑造为静默的，现在却是反抗、愤怒和武装的。长期以来，妇女默默地忍受着男性私下的和公开的暴力，她们无力反抗资产阶级国家力量的掠夺和羞辱。在人民战争中，妇女贩子、施虐者和强奸犯害怕毛主义妇女，那些对妇女实施暴力的人很快就会受到人民法院的惩罚。特别是在尼泊尔，人们注意到，受到封建制度压迫的妇女完全改变了。以前妇女在她们没有权利的土地上从早到晚地工作，这些土地完全属于她们的丈夫，属于她们的儿子，她们甚至不允许在丈夫死后再嫁。人民战争爆发后，这些妇女又学会了如何安放定时炸弹，侦察敌人的情报，策划对反动势力的复杂攻击。妇女以前是文盲，只能呆在家里，现在却在讨论复杂的哲学问题。先前她们面临封建生活无休止的苦役，唯一的出路是去城市生活，城市生活本身只提供卖淫或成为血汗工厂奴隶的机会。此前受到最严重的侮辱、蒙受最深的耻辱和承担最丑陋的暴力的妓女被解放，成为有尊严的和强大的战士，能够攻击这个已经迫使他们贫困的国家、为人民服务并且光荣牺牲，为此她们将受到同志和人民的赞扬。人民战争提供了自由，为年轻的女性提供了一条让她们与男性在平等的条件下挑战自己，在身体与精神方面证明自己的令人兴奋的新道路。妇女第一次有机会以有尊严地生活和有尊严地死去，为人民服务，甚至为整个世界革命服务



然而，这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仅发生在直接参与人民战争的妇女身上。人民战争对根据地妇女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根据地，简而言之，就是党掌握了一切控制权，并试图在其中建立社会主义新国家的雏形的地方。这些根据地的条件，为妇女坚持自己的主张和进行不被封建和资本主义压迫允许的行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尼泊尔，人们发现妇女开始在农田上耕作，在屋顶上平铺瓦片，这些原本是被宗教与文化所禁止的。当她们的丈夫被警察杀害时，她们会避开传统的守寡仪式，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在革命斗争中为丈夫报仇。丧偶后再婚的羞耻和耻辱也逐渐消失了，女性初次开始基于爱情和意识形态的承诺而结婚，以及同那些被认为是革命的叛徒、敌人的男性离婚。妇女有了儿子后就不再生育，实际上她们限制了孩子的数量，以便能够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以前她们没有办法反对一夫多妻制、丈夫的欺骗和性暴力，现在她们可以通过人民法院找到尊严，并开始公开反对虐待他们的人。随着（旧）国家从事有组织的强奸运动，在强奸受害者受到污辱之前，这种耻辱就让位于深深的阶级仇恨和强烈的反抗意识。妇女能够在建立新的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和制定政策上起到积极的作用。此外由于男性的缺乏，妇女在许多她们参与的集体工作中更多地参与到合作与党的领导中去，集体农业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它既改善了人民生活，也使很多家庭，包括那些男性家长是反动派的家庭站到革命一边。在根据地，妇女终于开始拥有尊严。

在尼泊尔的根据地之外，人民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妇女生活和妇女组织的性质。在人民战争前的倒退中，改良主义女权主义运动发现自己几乎无法做任何事。人民战争开始后，妇女组织开始放弃争取改良，并行动起来。同样的，非政府组织和他们的虚假的激进分子的反动本质暴露了出来。女权主义组织不再讨论女性要争取在议会或资产阶级中的代表。这种斗争的欺诈性质和反革命本质被揭露，取而代之的是组织起反对选美的暴力示威，组织起来反抗对革命妇女的强奸、酷刑和谋杀的活动。在人民战争尚未触及的城市地区，妇女的阶级意识增强，妇女运动开始把阶级看作妇女被压迫的关键环节。同样，在秘鲁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分子被检举为向国家出卖革命者的告密分子，尽管国家进行了对人民的暴力和屠杀的恐怖活动，可改良主义者却呼吁应停止武装斗争并参与选举，于是改良和恩赐主义的失败暴露无遗了。这种改良主义是对妇女斗争的背叛，是对争取真

正和最终解放的斗争的背叛。它压制妇女的愤怒，并努力使其转到资产阶级方面来，特别是要使妇女都形成一种被驯服般的温顺。在人民战争中，糖衣炮弹依旧是炮弹，人民群众，特别是妇女群众，都很清楚这一点：投降只能使她们回到桎梏之中。

可悲的是，尼泊尔的共产党自己却屈服于运动中出现的我们称之为修正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结束人民战争，参与议会斗争。当党放下武器时，妇女的处境立即恶化。在他们自己的宣传中，他们承认妇女在政党中的参与度降低了，妇女的斗争倒退了，这些虚伪的“毛主义者”开始谈论议会中的代表权，以及几年前他们所反对的改良。当人民军队从妇女手中被夺走时，她们失去了她们为之战斗并牺牲过的一切。在这次失败中，我们得到了深刻的教训：第一，我们必须防止运动中的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把我们的斗争转到了反面，把无产阶级的党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党，把人民的军队变成了资本家的走狗，把革命的斗争变成了改良的斗争。我们从这次失败和其他失败中学到的另一个教训是，妇女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获得解放。的确，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特别是妇女）的一切。

在我们目前的运动中，我们必须立即开始为这场斗争奋斗。我们不能被那些告诉我们妇女获得自由的道路在于改良、代表权和社区医疗的人所欺骗。妇女前进的唯一道路是暴力革命。作为女人，我们的一生都是被恐吓、被驯化而变得温顺和服从的。我们的身体不是我们自己的，任何对身体健康或身体能力的关注都与（尤其是对男性的）审美和性吸引力有关。我们受到朋友、爱人、家人和陌生人的攻击，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得到保护自己和打击那些掠夺我们的人的手段。我们的身体被视为可以消费的东西，被他人利用的东西，可以在广告中买卖的东西，或者经常被视为妓女、糖宝（sugarbabies），或者是色拉布（snapchat）上的裸体照片那样。我们无法获得大量的劳动岗位，而在那些我们期望存在的领域也正在受到歧视。当我们与男性共享工作空间时，我们得到的重视和报酬比他们少，我们经常受到老板和男性同事的性骚扰和攻击。被压迫民族或性少

数群体的妇女面临三重压迫，遭受进一步的暴力和侮辱，被进一步推入卖淫行业和退出劳动力大军。我们在我们的街道上，在我们的家里，甚至在我们的家人身边被杀害。到底要有多少黑人妇女消失，有多少女同性恋被发现在她们的家中被杀害，有多少女孩被侵犯，我们才能抛弃改良主义的庸俗谎言？尽管资产阶级女权主义被认为取得了成功，但我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家庭领域，我们仍然缺乏尊严和自主权。我们的总统是个该死的强奸犯。这些虚伪的“抵抗者”和“老板宝贝”们提供给我们的任何东西都无法让我们摆脱这种侮辱。但对女性来说，有一条前进的道路。进行革命的暴力可以给我们尊严，人民战争可以给我们的暴力以正确方向，来摧毁这个腐朽的万恶旧世界，并建立一个新的世界。向共产主义发展的社会主义是我们走向自由的唯一道路。妇女参与革命是革命成功的条件，我们对革命与人民战争的参与也是妇女解放的条件。



除了历史上的例子，还有更多可以借鉴的，甚至比持续到 2000 年代初的尼泊尔人民战争还要接近的实例。在今天的菲律宾，妇女在新人民军（NPA）中占很大一部分，而且在党内也占有一席之地。在新人民军内部，女性是受欢迎的，只要在推特或脸谱上查看一下，你就能看到身穿战

斗服的微笑的女性，拿着夺取的 AK 和 AR 步枪进行训练的坚定的女性，以及进行哲学和政治讨论的女性的视频。最近的一条推特清楚地阐明了新人民军中妇女的观点：“选择了革命道路的妇女——新妇女已经解放了自己。她们不再受制于任何压制性的权威，事实上，她们获得了粉碎它们的自由。”这条推特还配了一张一个拿着 AK 的新人民军女战士站在一个拿着 AR 的男性旁边的照片。在 IWWD 上，这条消息是在 6 天前发布的。但我们甚至不需要看那么远！在我们自己萌芽的运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斗争开始成形。在堪萨斯城，无产阶级女权主义委员会已经为每个人，主要是妇女安排了大约一年的自卫课程。组织者自己也说过，女性比男性更认真地对待这些问题，更勇猛地参与其中，更有经常地训练。今天，在洛杉矶，就在我发表这篇演讲的同一天，洛杉矶红卫兵在一份绝对鼓舞人心的声明中宣布成立他们自己的“妇女游击防御部队（Women’s Guerrilla Defense Units）”。可以直接引用他们的声明：

“在 *Ovarian Psycho-Cycles* 的参与下，我们将组建一个波义耳高地的无产阶级妇女游击防御单位，向任何性别的人开放，不过这主要还是对受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妇女开放。

这将成为组织内部妇女自卫训练的一部分，外围（公开的）女性自卫训练的一部分，政治发展的一部分——所有这些都统一在只有通过革命的复仇/暴力才有可能使无产阶级妇女和他们的盟友从父权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中改变和解放。

父权制不可能被简单地取消。我们必须武装自己，与美国的资本主义开战。”

在我们自己的地区，石墙激进阵线重申了它对资本主义父权制势力进行暴力革命的承诺。更具体地说，我们在革命学生阵线的同志们，已经开始了一场绝对坚决的反对教职工中可恶的家庭虐待者莫丽塞特的运动。他们对他的家庭暴力史进行了仔细的审查和关注，并引导群众对他进行了多次涂鸦攻击，反对 UT（译者注：或许是指 uni of Texas 德州大学）庇护他的行为。激进的无产阶级女权主义领导者们呼吁对所有施暴者采取革命暴力，尤其是对他，她们希望看到他在一场发表于校园的激情澎湃的演讲中被激进的妇女运动所掐死。这是我们在通往真正的无产阶级女权主义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这种女权主义将暴力用于对付资本主义父权制势力，应用对付施虐者，并带给应该最终对她们负责的资本家，带给从压迫女性中获益的资本家。我们在以下问题不能胆怯：必须从各方面开始准备人民战争。无产阶级的女权主义意味着必须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父权制和民族压迫，这对于妇女们和我们的阶级也是必须和应该的。那些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压迫和剥削我们的势力，让我们为了他们的改良吝啬给我们的一丁点利益而像野狗一样互相撕咬。但是，妇女，工人阶级妇女的愤怒是无穷的。对我们的压迫诞生于阶级社会的开端，而它也将在共产主义诞生之时消亡，我们的双手紧紧扼住它的咽喉。妇女能顶半边天，我们必须把我们全部力量用于暴力革命，来打倒资本家。

革命万岁！

无产阶级女权主义万岁！

